

亲历汉陵考古文化丛书

王学理 主编

回眸 满城 汉墓

—西汉中山靖王陵

卢兆荫 著

中国书店出版社
北京

亲历汉陵考古文化丛书 王学理 主编

回眸满城汉墓

——西汉中山靖王陵

卢兆荫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眸满城汉墓: 西汉中山靖王陵 / 卢兆荫著.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18-1900-8

I. ①回… II. ①卢… III. ①满城汉墓—考古发掘
IV. ①K878.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4724号

回眸满城汉墓：西汉中山靖王陵

卢兆荫 著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雁塔区曲江新区登高路1388号
电 话 (029) 81205236
邮政编码 710061
印 刷 西安奇良海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65千字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900-8
定 价 48.00元
网 址 www.sqbs.cn

《亲历汉陵考古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任 王学理

总策划 李 郁

主 编 王学理

编 委 卢兆荫 王学理 信立祥 王志杰

张仲立 李 郁 刘连腾

总序：传递知识 留下记忆

王学理

中华文物丰富多彩、灿烂光辉。每件文物，表面上透露出来的知识多种多样。让研究家解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但在每件文物的背后又隐藏了不知多少鲜为人知的纠葛。如果让亲历者来讲述，同样也是一些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

历来研究和介绍中华文物的专著、论文、普及读物、图册图录等书籍，从大到小、由精到简，繁略相济，文图并茂，可说是应有尽有。特别是在我国经济生活水平飞速提高之后，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日益迫切。其中对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更是怀着浓厚的感念之情。于是，介绍这方面的图书花样翻新，层出不穷。那么，这多种形式的宣传品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培养文物意识、增强爱国精神，无疑是起到了积极的、开导的作用。但是，久而久之，说教式的讲解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因为富于钻研精神的中国人，往往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还要问砂锅盛多米”，并不满足回答“这是什么”，而要的是“这是为什么”，所以，“文物背后隐藏的秘密”就成了人们追根问底的对象。

秦兵马俑真是打井的农民发现的吗？如果是，那怎么会把铜箭头卖到废品站去？秦俑既是历史的存在，怎么会冒出来个“秦俑之父”呢？

“昭陵六骏”石刻既是大型的浮雕，怎么会是打烂的几大块拼凑的呢？

龙门的“帝后礼佛图”，怎么成了铲剩的残迹呀？

敦煌石窟有着太多的疑问：太多的经卷是怎么跑到英、法、日、德、俄等国的博物馆里去了？华尔纳怎样用胶布剥离莫高窟26块壁画的？其残暴行

为是谁支持的？

……

现在很多人参观了博物馆之后，总喜欢问：“还有什么秘密吗？”其实，人们有太多的疑问不是坏事，不能一概看做是“挑刺”“较劲”，而是有益的好事。因为大家希望知道“文物背后的秘密”一定会引申出来故事，进而就成了文物知识的展开。就以上面的“疑问”为例，看看结果是不是有益的：

如果不是临潼晏寨公社水保员房树民制止打井的农民并报告给县博物馆，恐怕号称“世界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就会与世人失之交臂。由此可见普及全民的“文物意识”是何等的重要！

只有不随波逐流的研究者打破“无阵不阵”（说4个坑全是“阵”）的神话，才揭示了秦俑由“阵”“营”“战”“墓”等四坑的组合关系。多角度地研究，也打破了官方“定于一尊”者的多个学术矛盾。至于用几种量法得出始皇陵有多个高度的笑话，也随之烟消云散。在那里，掌权者嫉贤妒能、窃取见解、篡改历史、编造“为秦俑而生”的伪善也逐渐为人所诟病。

对“昭陵六骏”、龙门石窟中“帝后礼佛图”、莫高窟壁画盗毁的追问，答案必然是揭露官商勾结、洋盗猖獗的内幕，使人看到奸商如岳彬之流，洋盗如普爱伦、华尔纳之辈的卑劣嘴脸，认识到国弱民贫年代的可悲，从而激发富民强国的精神意志。

“敦煌学”的展开，人们问：是谁最早吃苦受累对敦煌雕塑、壁画艺术做了如实的调查与临摹？今人谁还记得有开山之功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王子云、何正璜们呢？对这一对“文博伉俪、世纪传奇”故事的展开，使学人中有相当一些“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两栖类”（写过文章又戴上“长”字帽）应该意识到“开创之功”的并非“唯吾独尊”。

当然，对中华文物的热爱与研究，从质疑中引出大课题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此就不再啰嗦了。

我出版过的几本书，除学术专著是为考古学术界“少数人中的少数人”研讨之用外，总有板起面孔“说教”之感。我想：对于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人人都享有知情权，如何让高深的学术问题走下大学的课堂、走出学者的书斋，为了读者大众着想，写点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的读物来，也应该是责无旁贷的吧！

我初随吴梓林开辟了“秦都咸阳”考古，曾“三进三出”，几部论著勾绘出这座古都的轮廓及其构成的城市要素；也参加秦始皇陵园考古，与兵马俑为伍14载，4部专著成了亲历者视觉的解读佳作，也拿了大奖；开辟汉阳陵陵园科学考古，连年发掘，“裸体俑”成了享誉世界的名片。那么，要为读者大众写书，又从何说起呢？最后我选定了从亲历汉陵考古开始。原因一是“汉唐盛世”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其理人人懂得；其二是汉陵墓考古发掘、保护、展出的群众性基础好，受众面大。

《考古队长说阳陵》一书从编写到出版，算是“亲历汉陵考古文化丛书”的开篇之作，自始至终得到三秦出版社副总编李郁同志的关注。“投石问路”的发行，毕竟得到了良好的反响。很多学者认为这既是传递文物知识的新途径，又是亲历汉陵考古工作者口述历史、留下记忆的新形式，还能拉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而收到好的效果。社会的反响、群众的支持，鼓励我们树立办好此一丛书的信心。于是，我多方约稿，确定每部书稿的编写大纲，配图形式，等等。由于这些繁琐的基础工作的完成，才基本上形成了体系化的规模。

“亲历汉陵考古文化丛书”旨在通过亲自参与西汉陵墓的考古调查、发掘、保护、开发者的述说，向读者展现该陵墓的修建过程、形成规模、葬制内容、保存现状、经营情况、文化意义、观众感兴趣的问题等等，使知识性与趣味性二者结合，提供给具有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广大人群阅读，属于普及型的历史文化读物，对文博工作者与考古文物教学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虽然要求编写者，最好是西汉陵墓的考古调查、发掘、保护、经营、管理的参与者，但事实上一个人不一定是全程的参与者。因此，要求只要是同这一文物项目有过一段接触，并能兼顾其他人，或采取一人执笔、多人合作，或用访谈形式，都是可行的。为文时，尤以第一人称（或“我们”）出现，更具亲近感。在书中，可讲成果，也可讲失败和教训；讲成功，也讲挫折与克服；讲起因，更讲结果；讲苦痛，也讲荣誉。总之，要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宣传正能量，鼓励读者看光明、往前走。我们也要求涉及真人，需用事实说话，坚持真理，弘扬正气。书前设有彩版，文中再配有有价值的照片、拓片、绘图或插画，均为为读者提供欣赏、收藏的方便。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可以欣慰地告诉广大读者朋友和

◆回眸满城汉墓◆

有意加入编写“汉陵考古亲历记”行列的同行，在《考古队长说阳陵》一书之后，有关茂陵、杜陵、满城汉墓、南越王墓、徐州楚王墓、大葆台广阳顷王墓、芒砀山梁王墓、废帝海昏侯墓的“亲历记”将陆续同大家见面。我也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多多给予关注，并欢迎大家积极地参与进来，使“亲历汉陵考古文化丛书”继续编写下去。如果条件允许，我们还可扩大规模，重启系列。

在此，我以“亲历者”的身份为“亲历者”写了上面的文字，是为序。

2018年元月26日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寓所

（编者按：王学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陕西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主任，秦始皇陵兵马俑、汉鼎湖宫、汉阳陵等考古队队长。现为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出版《秦都咸阳》《咸阳帝都记》《秦始皇陵研究》《秦俑专题研究》《秦陵彩绘铜车马》等多部学术专著。）

前 言

河北满城汉墓（西汉中山靖王夫妇陵）的考古发掘工作，是20世纪6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在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发掘过程中，得到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视台曾到现场拍摄了彩色资料片和电视片。

满城汉墓是我国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两座墓都未经盗掘，出土的随葬器物不仅数量很多，而且有不少是具有很高的工艺技术和科学研究价值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是研究我国西汉时期的手工业和工艺美术发展情况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对研究汉代物质文化和汉代历史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墓葬中所出的不少文物曾多次出国展出，对弘扬中国优秀的古代文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88年国务院公布满城汉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这两座汉墓正式对外开放。

考古发掘是集体的工作，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完成。满城汉墓的发掘也是如此，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是考古队全体人员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参加发掘的人员，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同志外，还有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的同志。此外，始终配合发掘的人民解放军4749部队的战士们，工作积极、认真，对发掘任务的顺利完成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目 录

总序：传递知识 留下记忆·····	王学理 / 1
前 言·····	1
一、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郭沫若院长组织领导的考古工作	1
（一）炸开神秘的山洞·····	1
（二）不同寻常的考古发掘任务·····	1
二、陵山之谜·····	5
（一）陵山的地理位置和有关村落·····	5
（二）扑朔迷离的传说·····	6
三、特殊环境中的考古工作·····	8
（一）阴冷潮湿的庞大墓洞·····	8
（二）时闻枪炮声·····	11
（三）解放军大力支援·····	12
四、集中力量清理存放棺椁的后室·····	13
（一）打开紧闭的石门·····	13
（二）岩洞中的石屋·····	15
（三）棺床和棺椁遗存·····	17
五、首次见到完整的“金缕玉衣”·····	21
（一）玉衣出土情景·····	21
（二）玉衣的结构·····	22

(三) 殓以玉衣的制度	24
(四) 玉衣不能保护尸体不朽	26
(五) 郭沫若院长上陵山	26
六、豪华的地下宫殿	31
(一) 规格庞大的崖墓	31
(二) 南耳室——放满真车真马的车马房	31
(三) 北耳室——储藏丰富的库房和磨房	34
(四) 中室——宽敞富丽的厅堂	36
(五) 后室——安置棺椁的后寝	44
七、“乐酒好内”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	55
(一) 墓主人的推断	55
(二) 吃喝玩乐的诸侯王	58
(三) 优于文辞的“汉之英藩”	67
八、王后墓穴何处寻	71
(一) 寻找二号墓(王后墓)的下落	71
(二) 发现砖墙铁壁的墓道封门	73
(三) 异常牢固的封门结构	75
九、规模更为庞大的地下宫殿	77
(一) 墓室形制与刘胜墓大同小异	77
(二) 象征库房的南耳室	80
(三) 放置车马的北耳室	83
(四) 象征厅堂的中室	87
(五) 作为卧室的后室	94
(六) 墓主窦绾为中山王后无疑	105
(七) 拍摄彩色纪录片和电视片	106

十、镶玉漆棺与灵魂升天思想·····	108
(一) 漆棺内壁镶满玉版·····	108
(二) 漆棺外壁镶嵌排列有序的玉璧·····	109
(三) 葬以“玉棺”与灵魂升天思想·····	111
十一、第一套王后的“金缕玉衣”·····	114
(一) 耐心、细致的清理和复原工作·····	114
(二) 玉衣的结构·····	115
(三) 王后玉衣的特点·····	117
十二、王后窦绡与窦太后·····	118
(一) “长信宫”铜灯的启示·····	118
(二) 窦绡可能是窦太后的亲属·····	119
十三、行酒令的玩物·····	122
(一) 一套“宫中行乐钱”·····	122
(二) 精美的酒令铜骰·····	124
十四、小马车与“果下马”·····	126
(一) 精致的小马车·····	126
(二) 驾小马车的“果下马”·····	127
十五、随葬品反映汉代高超的工艺和科技文明·····	128
(一) 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的精品·····	128
(二) 冶炼技术的突出成就·····	132
(三) 中国医学史的珍贵资料·····	134
(四) 具有汉代新的艺术风格的玉器·····	136
(五) 漆器和丝织物的高级制品·····	137

◆回眸满城汉墓◆

十六、墓葬的保护、修复与对外开放·····	139
十七、墓内出土文物在河北博物院展出·····	141
附：参考书目·····	143
后 记·····	145



一、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郭沫若院长组织领导的考古工作

（一）炸开神秘的山洞

196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4749部队在河北满城县（现保定市满城区）境内的陵山上施工，在山的主峰上挖坑道。陵山是石灰岩的小山，挖掘时须用炸药炸开岩石。

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六连十二班的战士们在上夜班，当坑道挖到20多米时，忽然炸掉的石头不见了，发现下面有一个洞，就往洞里填石块，填了不少，但仍然填不满，于是就把洞口砸大，砸成直径1米多的大洞，这时发现洞里有东西，他们感到很神秘，就立即报告连部。连长寇俊林得到消息后，深夜起床，从好几里外的地方赶到施工现场，立即和两位战士从洞口下去观察了解。下去后发现山洞的规模很大，用手电筒照不到头，还有很多器物，于是立刻向上级党委汇报^[1]。4749部队领导得知后非常重视，立即下令停止施工，同时向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报告。闻名中外的满城汉墓就这样被解放军战士在无意中偶然发现了。

我还想补充一句，原来解放军战士挖出的这条坑道，恰好挖在满城一号汉墓南耳室南端一米左右的上方，假如当时战士们把坑道的位置往南移一米多，那么真不知满城汉墓何年何月才能被发现。

（二）不同寻常的考古发掘任务

满城汉墓发掘于1968年，至今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回忆起来仍然历

◆ 回眸满城汉墓 ◆

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这主要是由于这段考古经历，给予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实在难以忘怀。

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那时考古研究所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当时的学部已陷入派性斗争，处于瘫痪状态，考古研究所在学部各所中虽然还是属于情况比较好的单位，但是业务工作也已完全停顿。我当时的年龄才40岁出头，作为一个业务人员，正是专心干工作的大好时光，而已整整两年不务正业，心中实在不是滋味。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要派我去河北满城发掘汉墓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心情十分激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算是破天荒的考古工作。原来是中央看到河北省关于满城发现汉墓的汇报后，周恩来总理告知郭沫若院长，并要郭老组织领导这次考古发掘工作。

根据郭老秘书王廷芳的回忆，1968年6月18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二楼休息厅休息时周总理向郭老谈了满城发现汉墓的事，要郭老负责办理这件事情，并希望尽快提出处理意见。宴会结束后，郭老和王廷芳商量，决定先由王廷芳去考古所了解情况，如果情况还可以，可找几位同志到郭老家中商量此事^{〔2〕}。

第二天（19日）上午9时，王廷芳带着介绍信到考古所，所里业务人员孙秉根等接待他，并详细介绍了考古所的现状。王廷芳听后认为考古所是情况较好的单位，就将河北满城发现汉墓的事告诉孙秉根等，并提出郭老想找几位同志到他家商量此事。所里研究决定，由孙秉根和我去见郭老。当天上午10点半左右，郭老很快就接见了我们。

这是我第一次到郭沫若院长家中，郭老在宽敞的会客厅和我们见面，王廷芳也在座。郭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先向我们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同时也问了考古所的情况。郭老建议考古所先派两三位同志尽快去现场实地了解一下古墓的情况，然后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并希望下午5时前，将确定要去的人的姓名和简历送来，以便上报周总理。我们认为郭老的意见很好，就马上回考古所，商量去满城的人选。当天（19日）下午4时左右，我把首先确定的3个人（王仲殊、卢兆荫、张子明）的名单和简历送到郭老家。据王廷芳回忆，郭老接到这份名单后，立即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谈了他的初步意见，并将我们3人的简历附上。郭老的这封信，是当天晚上周总理和郭老



一、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郭沫若院长组织领导的考古工作

出席坦桑尼亚驻华大使为尼雷尔总统访华举行的宴会时，王廷芳把信交给总理的司机，请他将信亲自交给总理的秘书钱嘉棟同志转呈总理。6月22日周总理将郭老的这封信批了回来，说同意郭老的意见，并附来一封总理给北京军区郑维山代司令员和陈光瑞副政委的亲笔信，要他们协助办理此事。

在周总理批示下来的前一天（21日）下午，我和张子明参加了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还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二人、王廷芳和河北省来京汇报的张天夫等。会上首先由张天夫介绍发现汉墓的有关情况，大意如下：

汉墓所在的地点是满城县县城西南约三华里处，那里有座名为陵山的小山，形似沙发椅，汉墓就在陵山靠近山顶的地方，坐西朝东。人民解放军某部在陵山上施工，在炸掉的石头下面，发现一个洞，战士们从洞口爬下去，下面是一个很大的洞穴，并有很多东西，他们就拿了几件保存下来，工程也就停下来，并立即向省里报告。省里已于上月底派两名考古工作者到现场进行勘察和保护。据初步勘察，此洞穴是一座墓，规模很大，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组成。放炮炸开的是南耳室的南端，南耳室放的是车马，北耳室似为仓库，中室是圆形的，很高、很大，也放了很多东西，多已暴露，看得很清楚，后室可能是主室，没有打开。这座墓肯定未被盗掘过。取回的文物中，在一个铜鼎上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铭文。还有一些鎏金的器物。这座墓是5月22日发现的，27日省里给中央发了电报。我6月6日来北京后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做了汇报，他们向中央写了简报。省里希望北京尽快派专门考古人员到现场去，进行发掘和清理，同时确定此墓有无必要长期保护，因军事工程已全部停工，所以时间很紧迫。

听了介绍后，会上经过讨论，决定组成以考古研究所人员为主的考古发掘队，参加人员除了已经上报周总理的3个人外，增加照相、绘图各一人，另加两位技术人员，共7个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去两人。中国科学院派胡寿永同志带队，河北省的张天夫同志陪同。预定6月25日集中出发。

6月24日下午，王仲殊和我又去郭老家，向郭老汇报考古所准备工作进行的情况，以及对发掘工作的一些设想。郭老对我们的考虑表示赞同，并提醒我们注意后室可能会有壁画，以及简牍一类的随葬品，要有所准备。

为了这次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和考古人员的安全，周总理指示，由北京

◆回眸满城汉墓◆

军区负责办理此事。6月25日上午，北京军区派赵参谋陪我们离京去保定。当天中午我们到达保定车站，河北省军区、驻军首长及省革命委员会同志到车站迎接。然后我们乘车去河北省军区。吃完中饭，休息到下午5时，才离省军区乘车去满城县。到达满城后，安排我们住在4749部队司令部，在北京军区和河北省军区的妥善安排下，一切都很顺利。

考古队中，考古所来的人员，除最早定的我们3人外，还有郭义孚、姜言忠、屈如忠、王振江；另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李炎贤、戴尔俭。到达满城的当天晚上，我们就开会研究工作。在我们到达之前，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的郑绍宗和孙德海已于5月底先进入墓内，并对南北耳室、甬道和中室进行了初步清理，所以会上主要请他们介绍前一段的工作以及随葬品出土的情况。同时准备第二天上陵山，开始发掘工作。

注释

[1]解放军某部六连党支部：《我们参加了西汉古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1期。关于发现墓洞的时间，本文写作“一九六八年六月”，但当时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来京汇报人员介绍为“1968年5月22日”，应以后者为准。

[2]王廷芳：《郭沫若与满城汉墓的发掘》，《郭沫若学刊》1990年第3期。此文后来又在《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15日起）连载，内容有所补充，以下所引王廷芳回忆皆见此文。